

## 曲阿秋韵

■ 陈亚平

东南有王气,凿道使其曲。星相师的占卜,始皇帝的担心,并没有改变王者之地的运势,自秦汉至齐梁,曲阿大地还是诞生了萧道成、萧衍等十一位皇帝。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两千二百多年的风沙吹向曲阿,吹得人比黄花瘦。而这座江南古城却出落得越发美丽且富庶。

时序进入深秋,虽然姗姗来迟,却也如约而至,曲阿的秋紧跟夏的节奏,不违时令款款莅临古城了。

不同于豪放的北方的秋,也异于多情的南国的秋,曲阿的秋属于婉约清丽的江南的秋,沉稳绚丽而仪态万方。

空气中仍延续着夏日缠绵的余温,湖面上仍残留着如昔妙曼的歌舞。

无边落木萧萧下。当晚秋的清风拂过春秋时期的季子碑,穿过齐梁故里的石麒麟,吹皱晋唐年代的玉乳泉,曲阿的秋是厚重的,文采的;当飘洒的落叶吻过盛唐中和钟的梵音,摇响大明万善塔的风铃,与老西门的正仪坊撞个满怀,最后赳赳武夫般汇入京杭运河一路嘶鸣融入滚滚长江,曲阿的秋瞬变成一首才华横溢的诗,美感与力感交织成一幅淡雅天然的画。

曲阿的秋是深邃的。它的文字不能书写在几片婆娑的叶上,不能书写在几朵艳丽的花上,它要书写在六千年凤凰山遗址的秦砖汉瓦上,书写在萧氏宗祠福荫子孙的门楣上,书写在布满青苔的竹林七贤砖画甬道上,书写在“云阳上征去,两岸绕商贾”纤夫的歌韵

里。

江南秋来风景异。当金黄的稻浪在一望无垠的练湖垦区谦卑地弯腰点头,护城河底的憨石蒙着青苔,缠着藻衣,扯着绽放朵朵小花的红菱一起回味昨日的涟漪;此刻,萧梁河两岸的高粱红了,菊花黄了,桂花树不时飘来阵阵沁人心脾的清香,饱满的大豆在单人床豆类里正做着勃发膨胀的梦,高高的栾树上挂起了由绿而白,由白而黄,由黄而粉的喜庆“小灯笼”;如诗如画的满山红叶在七峰湖的秋水碧波倒影里如火如荼地盛放摇曳……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秋的信使捎来的翩翩明信片。

此时登高望远,比如登上嘉山之巅侧耳聆听,定会听到龙庆寺与海会寺的晨钟暮鼓遥相呼应。水晶山、黄连山呢,早已层林尽染。满山坡的野花托起一丛丛红的、粉的、紫蓝的蓓蕾,仿佛彩虹姑娘抖落的七彩霓裳,把远近山峦装扮成万花筒似的分外妖娆。

远处,簇簇跃动的红云时时呼唤攀登者的步履;登山巅而望远,你会发现咏秋文章的框架——远山大道;你会觅到写意秋图的重笔——翠柏苍松。你能真正感受到这秋日序曲里的生命是如此静美!

收获的金秋季节里,曲阿的秋毫无保留地奉出时令的家乡小吃来满足远道而来客人的味蕾:新碾的香糯米粉圆子叫人爱不释口,芝麻烤饼让人垂涎欲滴,延陵鸭饺皮薄馅美,晶莹剔透,老字号金鸡饭店的蟹黄汤包咬一口唇齿留香令人

回味无穷;对了,这个季节里,东乡羊肉也该粉墨登场了,那是丹北餐桌上秋冬时节的美味一绝。独特秘制、浓香四溢的红烧羊肉让远近美食家齿颊生津赞不绝口。佳节里,就着又香又酥的丹阳肴肉抿上一杯兰陵美酒,真的让人只羨鸳鸯不羨仙。今夕何夕?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看完美景,吃罢美食,趁着微醺,不妨去国内最大的眼镜贸易集散地——国际丹阳眼镜城转转。曲阿是全球最大的眼镜生产基地,年产镜片超四亿副,占世界总产量一半以上。近视镜、老花镜、夜用的开车偏光镜、钓鱼的太阳镜……琳琅满目的各式一流品牌眼镜令人眼花缭乱,流连忘返。

“戴丹阳眼镜 观天下风景”,让你真切感受到清清世界朗朗乾坤的曲阿古城风景这边独美。

一江秋色江南岸。看呀,曲阿的秋真的来了,从大运河涉水,在尹公桥叫关。它挥鞭以万千枝条,策马以一字风动,披霜挂甲地驰进古城,勤劳善良的生民箪食壶浆以迎清秋军旅。于是,曲阿的秋以纯粹而又热烈的情感,还有善良而又俊美的形象独立于礼仪之邦并灼灼于江南大地。

是的,曲阿的秋是一首深邃的诗,这是用一支哲人的笔蘸着先秦圣贤智慧的汗水书写出来的。阅读这样的文字,古圣贤和新潮派都需要谦恭,都需要借助大部头字典并将之供奉于高山之巅云端之上而大书特书!

“吃茶”,这里的茶就是传统的红茶、绿茶,摆上瓜子花生,消食耍子。农村喝绿茶的不多,大多是“云南滇红”,价廉经泡,茶具也是各式各样,玻璃杯、大海碗、搪瓷缸……有什么用什么,正好用来“滋饭蔬之精素,攻肉食之膾臑。”此时,客人们酒足饭饱,经过前面的铺垫,大伙儿也都放开了,围桌而坐闲叙家常,比如田里的庄稼长势情况,什么地方的化肥便宜,谁家婆媳闹矛盾等等。门里门外,家长里短,在乡音缭绕中,凝聚了亲情,升华了友情。

清茶一杯,是雅事,亦是俗事。有道是“万法归宗”,再怎么阳春白雪,归根结底也脱不离人间烟火。农村茶事,无关什么清雅,只是在偶尔的悠闲中潜移默化地展示着对生活的态度。一年到头,偶有的“吃茶”,也不过是在繁重的农事生活中消闲的片刻光景。

时光菁华如金,流淌聚散离合。如今,交通便当了,吃饭随意了,这“吃茶”的风俗也渐行渐远。偶尔回老家,亲朋好友聚餐,也都是在饭店订一桌,省去了诸多麻烦。先到的凑一桌“攒蛋”,边打边等,后来者直接入席,觥筹交错。

然而,吃饭虽然方便了,但儿时“吃茶”的种种,一直萦绕在心间。走亲访友,待客无茶事,就像春无绿叶,夏无繁花,秋无硕果,冬无白雪,总是少了一份渴望的风景。



剪纸《福马》市第三中学八年级徐丹阳制作 指导老师:郑静

## 岁月的河床

■ 蔡竹良

或许是闲暇独坐时,或许是看见影集里泛黄的照片时,那些被岁月冲刷的痕迹,便如潮水般涌上心头。于是我想起那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从前,我只当它是老人们随口说的一句闲话,如今细细品味,才知道每一个字里,都浸透着人世的苍茫与命运的流转。

我常想,时间的河流究竟带走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你看那三十年前的光景:一张薄薄的文凭,是寒门子弟全部的指望。它像一道金光,能劈开通往未来的路。那时的人常说,谁家孩子如果考上大学了,这家就有指望了,全家人的腰杆也都直了。而如今,学历成了基本配置,硕博士也未必寻得着一份体面的工作。多少年轻人怀揣一纸证书,在城市的霓虹下穿梭,把青春耗在骑手的电动车上,或是写字楼的格子间里。不是人不努力了,是时代的潮水变了方向。

如今的婚姻,更见沧桑。三十年前的爱情,可以安放在草屋瓦房里。两口子一床新被、一对暖壶,就是一辈子。现在的年轻人,有房有车,却仍寻不见那个愿意同行的人。不是人心变了,是期望值不同了。从前全村人围着一台黑白电视,像过节;如今家家拥有高档电视机,甚至智能电视机,却很少坐下来静心看电视。人还在,可那份聚在一起的温度,却不知散到哪里去了。

家里的许多老规矩,也在岁月里悄悄翻转了模样。从前的婆婆是家里的“定海神针”,掌着家事的分寸,媳妇刚进门时,端茶递水、伺候三餐是天经地义的规矩,连说话都要放轻声音。可如今再看,不少婆婆倒成了家里的“全能帮工”,白天买菜做饭、接送孙辈,晚上还要收拾家务,活计做不完,却很少再提“规矩”二字。不是后辈不懂孝了,是生活节奏快了,双职工家庭撑不起从前的模式,天平只能往更需要支撑的一边倾斜。只是这倾斜里,藏着老一辈说不出口的

体谅。

更让人感慨的是生育这件事。三十年前,谁家要是能多生个孩子,哪怕躲着计划生育的检查,东奔西跑藏着掖着,历经再多磨难也要生,只因多一个孩子,就多一份劳力,多一份养老的指望。可如今呢?政策放开了,补贴也有了,年轻夫妻却大多只愿要一个,甚至选择不生。不是他们不爱孩子,而是看着养育一个孩子要花的钱、要操的心,从奶粉尿布到上学就业,每一步压力都像座小山,他们宁愿把爱都给得更扎实,也不愿让孩子跟着自己将就。这不是自私,是日子过明白了,知道“生”容易,“养”和“教”才是沉甸甸的责任。

老百姓的日子,就在这样的翻转中前行。三十年前,吃顿细粮是过年;三十年后,粗粮摆上餐桌,反倒成了追求健康的象征。破洞的衣服从前是贫穷的标记,如今却成了时尚的宣言。饥饿的记忆还未走远,减肥已成了全民运动。就连眼睛也难逃时代的烙印——从前戴眼镜是读书人的标志,如今不戴眼镜的成了稀罕物,一问,还是戴了隐形眼镜。

这些变化,不是谁对谁错,而是河流自然改道的结果。就像大运河穿过丹阳城,曾先后4次改道,造就了两岸不同区域的兴衰。我们都在河里,被推着、带着,走向未知的彼岸。河东的繁荣成了河西的寻常,河西的荒芜又可能成为下一站河东的起点。

站在人生的秋日里回望,我不再简单地评判哪个时代更好。每一个三十年,都有它的温度与寒意,它的得到与失去。重要的是,在这一切流转中,我们是否还能守住内心那片不被冲走的土地——那里,有对生活的敬畏,对命运的接纳,以及对时间最本真的理解。

河水依旧东流,而我们已经学会,在每一次改道中,寻找新的靠岸方式。

## 农村茶事

■ 韦浩浩

在我的老家,农村以前有“烧茶”待客的习俗。逢到有远客或新亲上门,必定要先“烧茶”。这里的茶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品茗,而是以煮鸡蛋、煮红枣、桂圆等为主的汤水,主要是用以解渴垫饥。

最常见的便是“烧鸡蛋茶”,说媒相亲、女婿上门、客人到访,寒暄过后的第一道礼节,就是上鸡蛋茶。自家母鸡产的鸡蛋,平时自己不舍得吃,一旦贵客临门,却是万万不能怠慢的。家里有白糖的就做糖水荷包蛋,糖水清甜,荷包蛋喷香,解渴充饥,无不妥帖;家里没白糖的就白水煮鸡蛋,再配一杯清茶,以表心意。

说实话,以前农村物资并不富裕,但农村人热情淳朴,尤重礼节,家里来了客人,鸡蛋一时不凑手,主人着急慌忙到邻居家去借,也是常有的。而这“鸡蛋茶”也是有讲究的,一般一碗是四个,讨“事事如意”的口彩;最少也得有两个,“好事成双”,不能是单数。而客人吃鸡蛋茶之前必要谦让一番,借口“给孩子吃”,先让主人倒出俩,这样显得有文化、有教养。毕竟,那个年代日子大多过得紧巴巴,鸡蛋也是“营养品”。

若是事先有准备,“烧鸡蛋茶”也有高规格的做法:先将桂圆红枣赤豆等食材熬制成甜汤,再把煮熟的鸡蛋剥壳,置于甜汤内一起炖煮。这样熬出的“鸡蛋茶”入喉绵柔顺滑,口齿生香甘甜,尤其受女眷们青睐。

这“烧茶”的习俗什么时候

形成的无从考证,不过能经过老祖宗们的“严选”流传下来,自然有几分道理。以前交通不发达,逢年过节走亲访友早早儿就要起床。大清早吃的早饭,经过车马劳顿,到了主人家肯定是半饥了,此时午饭尚未备好,或者亲朋还未到齐。不妨先坐下来吃一点“茶”垫垫肚子,权当休息消遣。

除了“鸡蛋茶”,逢年过节的时候就会有佐茶的小食,无非是“京枣”(京果)、麻饼、“牛绳”(麻花)、桃酥之类。亲戚们什么时候来,大概来几个人,持家的主妇们是心里有数的,烧茶用的茶食早早就准备好了。为了防止家里的孩子“偷嘴”,还要“藏起来”,为的就是到正日拿出来待客。

吃茶如筵,虽无正餐之名,但有宴席之盛。京剧《沙家浜》里的茶事有“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的架势,而庄户人家的茶事,虽没有“十六方”来宾,也没有阿庆嫂那能说会道的口才,但八仙桌却一定也是要摆起来的。

尊客上座,主家辈分高者作陪,曰“陪××吃茶”,这是双方都有面子的事。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农村宗族内,辈分高者不一定年长,也有那半大的孩童,正襟危坐,虽然眼中满是对零食的渴望,但偏偏要按捺下去,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同宾客寒暄应酬。这样的规矩和家教,别人看了个个都会竖大拇指。

待到正餐饭毕,自然也要